

胡国栋◆著



# 晚生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胡国栋 著

# 绝牲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性 / 胡国栋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555-0709-3

I . ①绝… II . ①胡…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0289 号

绝 性

---

|      |                                  |
|------|----------------------------------|
| 作 者  | 胡国栋                              |
| 责任编辑 | 杨 敏 董美鲜                          |
| 责任校对 | 心 妍                              |
| 封面插图 | 陈永圣                              |
| 封面题字 | 郭瑞金                              |
| 摄 影  | 任志明                              |
| 装帧设计 | 韩 芳                              |
| 出版发行 |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
| 社 址  |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      |
| 电 话  | ( 0471 ) 2236471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呼和浩特市圣堂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
| 字 数  | 320 千                            |
| 印 张  | 21.5                             |
| 版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555-0709-3           |
| 定 价  | 42.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序一

### 灵魂之挞

■田彬

我不愿给别人作序，因为序言是著作者发出的请求，向他的前辈、导师、敬仰的同道、专家学者或权威人士……讨教作品价值的定论文章。而这些桂冠和名头我都没有，我只是一个普通作家，很难对别人的作品做出准确的评价。

但这次我破例接受了《绝性》作者胡国栋的请求，乐意为他尽推荐之力。武川出了一位实力不俗的新生代作家，这是乡梓的骄傲。为家乡唱一曲赞歌，当然是我应担的职责。

通常为他人作序，开卷必是一通赞美之辞。仿佛名角一登场，满场就是一嗓子大声喝彩。我也不例外，我也大声喝一嗓子：《绝性》真是一部好作品！

我之所以这么推荐这位青壮派作家，是因为他带着对家乡满腔的爱和忧、血和泪写就的文字深深地感染着我。作者那颗没有“革命文学”和功利主义的标榜、不安于麻木和迟滞的心感动了我。我没有想到这个风风火火的年轻人，会写出这样题材新颖、文学品质纯真、生活视野开阔、内容扎实丰富、文法独具特色、具有极强的思想和心灵穿透力，而且能让读者产生痛感的长篇小说。我觉得应该推



荐给更多的读者使其感同身受这部不同凡响的作品。

我和作者是有着二十多年友谊的忘年之交，知道他博闻强识，对大青山的历史研究颇有成果。去年冬天他拿来这部小说的初稿征求我的意见，我看后十分震惊。这部小说文采飞扬、人物奇特、立意深远，必将是一部好作品。不过，我认为人物故事略显单薄，建议他再加以文墨去丰富一下。他非常谦恭，接受了我的建议，一个多月后便写成今天的文稿，增加了十万字，人物愈加丰满，内容也更为厚重。虽然在他的作品中仍有一些小的瑕疵，但对于一个第一次驾驭这样大篇幅作品的作者也属正常，相信作者在以后的创作中会加以修正、不断完善。

小说一开始就将读者带入了一种神秘恐怖的气场中，有一种被重力击中的震撼。一个执着的杀生者伴着他不同寻常的身世，一个被官兵击毙的赵半吊子，一个十恶不赦的土匪头子的逆种亮相，这个逆种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严拴绊。他以近乎诡谲怪诞的面世惊骇了世俗，为人之初即被贴上了半人半鬼的标签。

他出生前地动山摇、电闪雷鸣、动物躁乱，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僻野山村。他乳臭未干，但他的号天哭地已扰得四邻不安，从奶毛里就不断迸发出对环境的反抗和疯狂的破坏力，这也预示着他的未来必将是在浸染着鲜血的道路上。果然，他的人格和人性始终被赵半吊子的血脉驱使和绑架，一种野蛮、嗜血、贪婪的丑恶人性处处从意识深处滋生出来，成为他的人格基础。

一个有着超凡智慧的喇嘛预言严拴绊命理杀生，必然要大开杀戒，并为此取名“拴绊”，借以羁勒他的不轨行为。而小说从头至尾绵绵不断地持续着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直在羁束并规范着他的思想行为，这正是传统道德规范对我们民族前进道路的引导作用。

当然小说的主人公性格的多元性也表现得顺理成章，暴戾恣睢、冷酷无情的同时也透露出了人性的敦厚、善良、勇敢、多情、疾恶如仇等优秀品格。这些品格在与他的嗜杀、贪欲、自私的对抗中渐次易宾为主、大获全胜，使战胜兽性的人性大放异彩。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样去刻画人物，或许正是人类社会中最难能可贵的固己守恒精神，是某种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多维呈现。残酷的生存需求，固化了杀戮本性，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时代文明和社会良知的缺失。也可以说，这正是鲁迅先生赞美的那些无知山民撑起的“民族脊梁”！我个人认为，这部小

说的成功，正是对这些卑微而又最为原始的生存主义者的最高礼赞。

小说中的严拴绊看似一个小人物，但作者用大视角去审视他。不仅把他放在了深远的人性长河中，更把他处在了深山老林、江湖和商道三元对冲之中，使天赋异禀的主人公身不由己地陷入猎事、战事、匪事、情事的纷扰与纠缠中，精神在茫然中游离于幻想与现实之间，矛盾着，尴尬着，难以脚踏实地。所以，对主人公的态度，作者也矛盾着，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有对他正在经历的心灵痛苦深感同情，还有对这个潜藏着巨大创造力的人物的期许。对历史进程中这个慢一拍的人，更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人，作者有着深刻的透视和痛彻的理解，同时也赋予了他巨大的遗憾和悲悯，所以作者才像对父兄一样给予这个人物以关怀和拥抱、关注和同情。这也是这个人物能成为文学通廊中一个成功且又典型的基础和土壤。

在小说中，作者把严拴绊这个人物写得残忍、嗜杀，甚至丧失了某种人性，但同时对他在那襁褓中就被设置的“拴绊”人生充满了无奈。小说中严拴绊的所作所为是在努力挣脱“拴绊”人生而做出的种种反抗之举，也是对抗压迫而人生观扭曲的必然结果。从他砸枪绝猎、拒食荤腥那一刻起，读者终于看到了他原本善良、正直的本来面目。

小说里严拴绊两度杀老虎，甚至不惜以母亲为诱饵射杀老虎，读来令人切齿，但同时他那种敦厚坚韧、处惊不乱的性格让人爱恨交织。他因此而对簿公堂，这无疑是对人性丑恶的灵魂的拷问，也是对人类良知的触动。作者试图借此在平庸和高尚间努力寻找一个分水岭。这反映了作者坚定的人道主义立场和严肃思考人类与万物共生共荣这一重大生态课题的精神境界。主人公严拴绊和众多的乡间猎人一样，为了一口吃杀生害命，但日本人的残暴无道、欺凌弱寡恰似一面镜子照映出人类自己的丑恶，这正也说明恶人的行为甚于兽行。作品自始至终都在鞭笞人类在动物面前那种丑陋残暴令动物不解的恶行，正如马克·吐温所写：“你们卑鄙的人类总是这样——老是扯谎，老是自以为具有那些实在不具备的美德，却否认那些较高等动物具有它们（其实只有它们才具备）。野兽从来没有干过一桩残酷的事情——这是有道德的动物的专利。一只野兽叫旁的东西受痛苦是出于无意的，这就没什么不对，因为对它来说，根本就没有‘不对’的事情。它叫旁的东

西受苦痛，并不是出于高兴——只有人才这么干。这就是受了人那种乱七八糟的道德心的鼓舞。”如出一辙，这部小说也以同样鄙视的目光审视那些加害者那孤傲无耻的嘴脸，告诫天下众生追求净心净土的生态未来，而人更要珍惜本该属于人类的美好人性——包容、宽厚、和平。

《绝牲》虽是作者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不失为一部底蕴深厚的作品，是一部语言纯粹、叙事圆润的小说，给人的印象几乎如刀雕凿刻一样生动鲜活。在情节的推动中，人性的活力和心灵的风景是用一个个浸润着生命质感的独特的生活细节、生动形象的人物话语、处处让人惊叹的心灵透视和心理分析展开的。

没有独到的发现和深切的人生体验，没有与故事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自我感动以及身临其境的语言底蕴，是构不成一部有魅力、有密度且感人至深的小说的。现在，有不少作品千篇一律，流水账式的交代，这是作者贫乏而无能的表现。而《绝牲》的每一段、每一句、每个细节都令读者情不自禁一步一停地去咀嚼和体会，可以说一步一景美不胜收。虽然读者承受着消化和理解的心灵压力以及思想之累，但好小说似乎都应该这样。只有这样，读者才可以随着作者的导引，去体察社会生活中人物的欢乐和痛苦，才可以反省人物身上所具有的自我缺陷和价值。

读到作品最后，我想到了路遥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高潮和收获期还尚未到来。”而本作品和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样，正是社会主义现实文学破土而出的可喜征兆。

（作者为原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

## 序二

### 一座山的呻吟

■ 黄薇

“请把我的这段文字当作一个杀生者向野生动物们跪地求饶的忏悔录。”这句《绝牲》篇首语的最后一句话，可以看作是这部小说的主旨。这是一部呼吁保护动物的小说。小说中的环境始终缠绕在阴山中段的大青山，我的故乡正在这座山脚下。作品中这座山永远浸染于血色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倾听着从这一座山中所透出的承受隐痛时的呻吟。

小说的叙事方式很奇特，有很多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色彩：虚与实、真与假、玄幻与现实、传说与历史、因与果、人与兽、虚拟人物与真实人物等杂陈并呈，同时还有许多虚幻、灵异、鬼魅以及征兆、谶语、神（佛）谕一类的描写。小说近三十万字，人物很多，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故事也多，但它不是复调小说。小说的用心仍在于主人公拴绊，其他人和故事都是为了说明和陪衬他的，他的形象之强悍、强势，压倒所有其他形象。因此，解读拴绊，也就是解读整个文本。

拴绊是土匪赵半吊子的遗腹子，他的母亲则是一个良家少女，所以拴绊的基因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在我的阅读中，这点很重要，因为这不仅说明拴绊性



格何以如此，也可看作是作者的立意所在，这点将会在后面讲到。拴绊出生时，曾出现了可怕的征兆，“动物们的嘶嘶更加凌厉杂乱，此起彼伏，排山倒海”（引文均来自小说）。中国人相信征兆，朱元璋出生时“红光满室”，被认为是帝王之兆，这一类的传说很多。即使现在，不仅民间甚至读过书的人也依然会有意无意地相信征兆，至少会把一些偶然出现的事当作一个预言去说去看。因此，出生时的异兆，就已经决定拴绊今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甚至在他母亲怀他的时候，一切就已注定。正如小说借金狐之口所说：“看清世道善恶报应，六道轮回。”这种因果的关系和观点，其实就是小说的立意，它贯穿着小说的始终。

面对这样一个孩子，父亲三耗子惊恐万分，于是求助活佛四喇嘛。四喇嘛说：“此子生时地动山移，鸟哭兽嘶，已兆出尔子非平常之人。推断其生辰八字乃大煞之象，与杀人恶魔张献忠命理相合，只怕将来成为世间大害，祸国殃族，贻害无穷！”这是神（佛）谕，它预示着人之命运的不可违逆。这类例子，最为我们所熟知的是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的神谕，俄狄浦斯王东逃西躲，到了儿还是没有躲开。因此，四喇嘛给新生的孩子起名“拴绊”，“寓之拴牛绊马之法限制行为之意”。这个名字在整部小说中，都成为一种隐喻，即（人）必须克制和约束自己的欲望和（相当部分的）本能冲动，才能成为一个好人。拴绊的残忍和对血腥、暴力的热衷甚至迷恋，有时并不是来自对财富的追逐，而是与生俱来的人性中存在的阴暗的东西。而在现实中，法西斯的种族灭绝、奥斯威辛集中营、日本军国主义的“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等，都说明人性并不圆满，不是光明一片。正是借拴绊的天性，小说直指并说明对动物大开杀戒，并非都是出于买卖，很多时候，杀戮只是因为人性中隐藏的残忍和暴戾，就犹如拴绊把动物当作“玩具”一样。强调人性或潜意识中深藏着黑暗的倾向，这就涉及深层的人性。所以这部小说是有一定深度的。

拴绊渐渐长大，也渐渐显露出佛所预言的特征：嗜杀、残忍和暴戾之气。小说写道：“他的童趣一直是从虐杀动物中攫取的，他把自己固化在一个和动物战斗的儿戏当中。他的每次胜利使他的潜在的纯净的童欲得到血腥满足。他认定他身边的动物只是他的玩具。”小说有好几处拴绊虐杀动物的场面描述，比如杀耗子，这种“重口味”的描写正表现了拴绊的残暴。

但是，人与动物的关系，正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类关系一样，都各有自己的疆域和领土，各自守护着自己的领地和边界，互不侵犯，互不骚扰，各自过着自己的日子，彼此互利，友好相处，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太平。在“自然”和“生态”这个圈内，没有高低尊卑之分，这是小说所要表达的意思。而如果被侵犯，殊死搏斗将在所难免。小说写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人狼大战，看后不免让人唏嘘，以至于看到这儿，我都有点分不清应该是动物被拟人化了，还是人被拟动物化了。

拴绊杀虎是小说的一个重点。在此之前，拴绊和曲米换曾有过一场关于动物和老虎的交谈。曲米换说：“咱做人的有的品性还不及生灵。好比牛的坚韧、马的勇猛、狗的忠诚、羊的绵善、猪的憨实……牲口就少咱的尔奸我诈、少情没义，想想人还不如牲口！”严拴绊则认为：“牲口就是牲口，人就是人，老天爷安排野物就是供人使唤食吃的。”看到拴绊的不自觉，曲米换提到了天谴：“天下万物都是老天爷安排的，违了天意必遭天谴。……打牲也要看看甚能打甚不能打，比如老虎就杀不得！”但是，拴绊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老虎成为横在严拴绊面前的一座大山，如果扳掉这座山，他严拴绊面前就是一马平川。有多少人传扬打虎英雄的故事，白道口驿店里说书人口中众多的英雄好汉用各种手段打虎扬名”。生父赵半吊子的阴魂在他的身体里复活了，天生对血腥、嗜杀的渴望以及对“英名”的向往，使他迫切需要杀死那只老虎。他跨过了最后一条道德的底线：以母亲作诱饵，引来老虎杀了它。母亲“从老虎肚皮下挣脱出来，她看到少年赵半吊子挥枪高呼，一种癫狂无羁的、志得意满的、邪气横溢的嘴脸，活脱脱像她当初在魔掌下无助啼哭时看到的那张脸。这张脸让她顿感凉意。她从严拴绊身上隐隐看到那个毁灭了她一生的噩梦制造者”。这正暗示或寓意着人类从远古祖先那里继承和遗传了为生存和领地而战争、拼杀的暴力倾向。

然而，奇怪的是，老虎死了，拴绊却并没有感到多么高兴，“无数支撑他的东西纷纷散架。他的心里竟有一种莫名的落寞感袭来”。此时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大青山永远不会再有那道流动着的色彩斑斓的风景线，从此也没了他‘一铜杀’创造神话的舞台”了。

故事发展到这儿，拴绊也走到他人生的路口了。

大青山已经无猎可打，拴绊也就过得没滋没味了。正在这时，他听说了“金狐”的故事，那么一种渴望着杀戮和流血的焦躁充盈着拴绊的全部身心，“若猎得金狐真是个扬名天下、一时暴富的事情，当年射杀的那只老虎在心里立刻缩小成了一只跳蚤大小”。此时此刻，猎到那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金狐才是他的人生终极目标，“一次伟大的猎杀”开始了。小说非常铺陈地描写了随着铁铜条冲脱出枪口，一个活生生的金狐转眼化作了一团烟云，“烟云腾空而起，真切切的金狐轻漫地从烟雾里现身，周围却是一派云霓羽裳、金车银轮、锦帷赤幡、灿云相簇、金光环绕的神仙气象”。而拴绊的倨傲戾杀之气随之烟消云散，就连手里的猎枪也失了煞气，平淡得竟像是一枝树棍。这时天空中有女声悠悠而至，“严拴绊，你恶毒残忍，利欲熏心，人性泯灭，嗜血成性。十余年滥杀无辜生命，危害生命，罪孽深重。本欲指望你能幡然悔悟，弃恶从善，却不见一丝悔意，依然我行我素。绞尽脑汁图财害命，天下生灵任你屠戮，烹食其肉脂、寝衣其皮毛。你杀害的动物血流成河，哀声恸天。你之杀生为恶已致天地共愤，而今杀性不减。殊不知地狱入口处被你屠杀的无数灵魂正等你讨还血债，不知你进入地狱之门时何以相对？”“人们啊！停下你们灭绝生灵的毒手吧！”这段陈述虽不免过于直露，但感情极其浓烈，它回应了小说开篇所说的“杀生者向动物们跪地求饶的忏悔”那句话，这正是小说的主旨。

杀生的拴绊死了，母亲眼中的少年赵半吊子的拴绊死了，重生的是一个新人，充满戾气的屠夫拴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了甚至不动荤腥的善人。可能有人觉得这挺难理解的，也许在现实中这事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叙事小说中则是可能的。在叙事小说中，自然时间和真实环境消失了，不存在了，人开始处于叙事小说的时间和环境中。叙事小说有自己的逻辑。因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情节，在这部小说的逻辑中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必然的，它符合小说表达和宣示的因果思想，即你不善待动物，动物也一定要报复你，正如梭伦所说：“一切征服都是有代价的。”

对财富的追逐，对动物皮毛的畸性迷恋——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贪婪让人举起屠刀。近年来，很多小说涉及动物保护这个题材，严厉谴责了对动物的屠杀。但《绝性》与这类小说似有不同，除对这点（如对金狐皮高额利润的渴求）

提出指责外，借拴绊身世暗喻了人性中残暴倾向的存在：把动物看作人类的“玩具”，可笑甚至荒谬地骄傲着，自认为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生灵，天生拥有绝对主宰和支配的权利——没有买卖，也完全可能有杀戮！特别是小说关于拴绊四岁就开始虐杀动物的叙述，就更强调了人性并非完美，我们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懂得尊重别生命。这种对人性的追问，自然就使得《绝性》较一般动物保护题材的小说有了深度。

还要提到的是，小说借神（佛）谕、显灵（金狐和耗子的话）、民间谚语（如“看清世道恶善报应，六道轮回，让你做回野性”，“打牲绝后，杀生折寿”）等，宣示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将此推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我觉得不能把这种看法当作是宿命论。小说中的人或事基本都是二元对立的，好人、坏人各执一端，黑白分明，这种原始艺术思维特征恰和小说的因果观念相互印证，相互说明，表现了小说的一种决绝之气，即对坏人坏事绝无任何理由的宽恕或理解，对好人好事也不希望染有丁点儿的尘垢。我特别想说的是，现在很多小说标榜态度中立，不介入，不发声，持一种隔岸观火的零度写作，强调谁都有毛病，谁都有美德的相对主义，甚至以展示、展现人的卑微、自私、丑恶以至邪恶，并以人性复杂、微妙、多元和多面为理由，以此自诩、自炫对人性或人的心理揭示的深刻。相较这种没有一点情怀、没有一点原则的对人及人性的戏谑、嘲弄和挖苦，《绝性》的爱憎分明难道不是对人及人性的爱和尊重吗？难道不是对人及人性中负面的消极部分更深更彻底的揭露和抨击吗？

小说的前半部分强调的是拴绊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以人对动物屠戮、虐杀为主要关系，围绕这种关系的环境是自然环境；小说的后半部分则为强调拴绊与人包括山野村夫、喇嘛玄士、善良村妇、日本军人、国民要人及地方乡绅等的关系，围绕这种关系的环境是侵略与反侵略、灭绝与反灭绝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已发誓不再动枪的拴绊在血泊中又向两条腿的野兽——日本鬼子举起了猎枪。他凭本事打劫了一支日寇的运输驼队，在年三十晚上给弹尽粮绝的自卫军（国民党的地方武装）送去丰厚的物资。把主人公拉入那个时代的抗日洪流是一个人的行为回归正途的常理，亦在努力彰显主人公虽然缺少理解判断民族大义这样大是大非的能力，但他体内的人性正在复活，他对云霄汉这个国民党

官员的个人情义以及对日军灭绝生灵的暴行绝地反击正是人性的本能使然。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终归改邪归正。这大约也是“立地成佛”的另一种解释，也是对小说标题的一种微妙呼应。

不能否认的是，这部分也表现出了作者的某些稚嫩。比如，拴绊与那些人之间的关系脉络，还缺少一些必要的铺垫；拴绊后来性格的形成还缺少一些必然如此的发展逻辑，即小说还没有提供拴绊后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逻辑关系。小说篇首语已经说明了小说的主题，即“请把我的这段文字当作一个杀生者向动物们跪地求饶的忏悔录”，显然这个主题并没有提及拴绊以及后来的抗日等内容，所以，我觉得后面关于帮助抗日之类，已经不是原来的故事即“拴绊杀生”的故事了，但拴绊后面的故事未必不会是作者为另一篇小说积基树本。事实上我已隐约看到一丝草灰蛇线。

最后再说说小说的叙事。小说中有许多种不同的文类，地方志、传说、掌故、史料、奇闻怪谈等。各种文类都有自己的规范、风格和特征，不仅西方，我国也如此。魏文帝的《典论论文》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说的正是文类规范，而通常我们所谓的写得不像小说（或诗），就是指文体规范不明晰。但如果文类混杂是有意而为之，则可能表明作者的某种文学观点，如像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分析《夏拉》时提出的“文类断续”。“文类断续”即小说会先“以一种文类规范开始”（《夏拉》是先喜剧开始），然后“一个突然的文类反向和扩充”（宗教仪式）。我不能确定《绝牲》的作者是有意为之，不过小说中各种文类混合出现的确有些像“文类断续”。比如，拴绊出生时的叙事类似童话或传说，可接下来，又改变为现实主义叙事，如此等等。这种文类的转换和变化在小说中非常多。这种文类的变化，不仅扩大了作品包含的信息量，更重要的是让小说具有了某种寓言的性质：“苍天有好生之德，只要你能弃绝杀生害命的恶念，放下屠杀生灵的恶器，洗尽身体和灵魂的血腥，从此放生护生，一点一滴偿还过往血债。”

其实整部《绝牲》也可看作是“文类断续”。弗雷德里克·詹姆斯在仔细分析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形式的扩大决定了语调或文类叙述话语的变化——那种因死亡和绝望而受难的静止和空虚：‘屋子不但太静，而且也太

大了，东西也太空了’——转变成更为恰宜的卓别林式的喜剧材料。……‘我总算被儿子打了……’因此，弗雷德里克·詹姆斯说：“阿Q是寓言式的中国本身。”

《绝性》在某种意义上也与此相类似：“杀狐”前的部分是传奇，与动物（自然）之间虐杀与反虐杀的较量之后，全身心充盈着野性、野心、野蛮之气的拴绊在精神上死了；后半部分则随之转变为明确的现实主义叙事，客观、冷静、理性，侧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叙述和描写：一个沉默、宽容的拴绊放下屠刀，举起枪向日本侵略者射出正义的子弹，表现的是中国人民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正如前述，这种“语调或文类叙述话语的变化”，使《绝性》这部小说具有了某种寓言性，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斯所说：“寓言精神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了分裂和异质，带有与梦幻一样的多种解释，而不是对符号的单一的表述。它的形式超过了老牌现代主义的象征主义，甚至超过了现实主义本身。我们对寓言的传统概念认为寓言铺张渲染人物和人格化，拿一对一的相应物作比较。但是，这种相应物本身就处于文本的每一个永恒的存在中而不停地演变和蜕变，使得那种对能指过程的一维看法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小说不仅寓意了“一切征服都是有代价的”的道理，“拴绊”更可看作是“寓言式的”人类本身，正如小说后记所说：“人类并非陷于兽性中无力自拔，而是一直在反思自己的杀戮原罪。人性终将战胜兽性，这是人类应该回归的始点。”

另一方面，作品被打上深刻的章回小说烙印，同时传闻怪谈、民间故事、方志掌故等元素在这部小说中也有显露。这也形成了他风骨迥异、自出机杼的创作风格。

小说中运用了一些粗俗的语言，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意在通过这些脏话糙话力求真实地再现那个时代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乡野百姓的原貌。小说也刻意营造了一些杀戮动物时那血淋淋的场面，这种“重口味”的描写，当然也意在引起人们对自己残暴行为的惊惧与反省。这个故事虽然是以一个猎人的故事展开，但作者的叙事解衣磅礴，文风气势雄浑，立意高远深邃，人物故事耐人寻味。在当前“柔弱”甚至“娘气”成为一种审美态度、一种时尚时，《绝性》是以一种全新的手法创作的，绝对是一部豪情万丈的纯爷们小说。

（作者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



# 目录

- 1 引子 …001
- 2 少年猎王 …005
- 3 三耗子的桃花运 …007
- 4 妒火 …015
- 5 耗子、仓子 …018
- 6 苦命夫妻 …026
- 7 一帮灰皮 …029
- 8 高调出世 …031
- 9 驼馆的侠骨 …036
- 10 喇嘛的谶语 …045
- 11 刨根问底 …053
- 12 初露狰狞 …056
- 13 野味的诱惑力 …059
- 14 杀生手段 …064
- 15 血腥的童话 …067
- 16 戾气下的日子 …076
- 17 狼祸 …079
- 18 由狼终结的匪患 …083
- 19 祸福相依 …094
- 20 神手初试 …098
- 21 “红胡子”的覆灭 …100
- 22 岩洞里的秘密 …104
- 23 匪首的忘年情 …107
- 24 白马 …112
- 25 好运的尽头 …120
- 26 白道口的吉星 …125

27 匪徒的噩梦 …131  
28 枭雄末路 …135  
29 走在麦城的杨猴小 …140  
30 奇兵 …147  
31 被吓死的三耗子 …150  
32 伴随驼队的日子 …153  
33 敖伦斯木草原 …162  
34 猎者归来 …173  
35 猎鸨 …177  
36 买羊 …182  
37 “黑牲” …185  
38 除恶 …195  
39 猎殇 …200  
40 猎虎 …203  
41 奇案戏审 …212  
42 绝虎 …219  
43 二黑眼 …229

44 被打碎的艳事 …240  
45 除蟒 …244  
46 狐惑 …250  
47 狐戏 …256  
48 昂贵的猎物 …265  
49 鼠惊 …269  
50 被凌迟的灵魂 …272  
51 重生 …277  
52 绝猎 …280  
53 鬼愁沟的魔鬼 …284  
54 二黑眼难瞑的黑眼 …294  
55 问天 …299  
56 牲畜的暴动 …301  
57 逃离人类 …308  
58 莫当召烈火 …310  
59 尾声 …317  
跋 …325

## 1 引子

刚过农历八月十五，一场霜冻在头天夜里悄然光顾了大青山。裹在山梁上那色彩斑斓的衣裳便被褪去，整个大地一下子裸露出它的紫红本色，宛若被屠杀后生灵们血流凝结的血渍的颜色。夕照用一抹重彩将颓废的古老的白道关描绘得更加苍凉悲壮。

大青山上年轻的猎王“一铜杀”就踩在白道关西侧秦汉长城的一个半颓的垛墩上没精打采地撒尿，居高临下的尿流画出一道清凌凌的弧线。他发现自己的身影被夕照拉扯得长长的投向这充满血色的山野。竖立于猎王肩头上方的枪管上挂着的野兔的尸体也被拉扯得长长的并生硬地摇曳着，仿佛一条残破的毫无生气的旗帜。

白道口召庙里的玄士四喇嘛和商会会长黄金口经常聚起一帮忻州人说东道西，内容极其新鲜有趣，引得一帮同样口音的乡人围拢猎奇。说到走西口，黄金口便用忻州民谣来形容他们乡党的走西口之众：“一出咾杀虎口，白道口到包头，鸡叫狗咬声，听音是忻州。”而说到大青山的历史，四喇嘛展示出他学富五车的